

欽定北史

卷之十
五十四
六

北史卷五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二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子消難兄子膺之

裴藻

竇泰

尉景

婁昭

兄子

庫狄干

孫士文

韓軌

段榮

子韶孝言

斛律金

子光美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爲中書舍

人沮渠氏滅因徙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司徒父機贈

太尉騰少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歸尔朱榮

等爲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爲晉州又引爲長史封石

安縣伯及起兵於信都常以誠款預謀策累遷郡公入
爲侍中尋兼尚書左僕射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
寡騰願尚之而公主欲侍中封隆之騰妬隆之遂相間
構神武啓免騰官俄而復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隆之
見忌慮禍奔晉陽神武入討椿留騰行并州事入爲尚
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除侍中兼尚書
令時西魏攻南兗州詔騰率諸將討之騰性怯無威略
失利而還又除司徒餘官如故初北境亂騰亡一女及
貴推訪不得疑其爲人婢及爲司徒奴婢訴良者皆免
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解司徒尋爲尚

書左僕射太保仍侍中遷太傅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色騰納之爲妾其妻袁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妻詔封丹楊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回授其女其違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己納賄不知紀極官贈非財不行餉藏銀器盜爲家物親狎小人專爲聚斂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神武文襄屢加誚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薨贈太師開府錄尚書事諡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

告其墓皇建中配饗神武廟庭子鳳珍嗣性庸暗卒於儀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爲閭人徐成養子少時以賃升爲事或曰父幹爲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有參定功神武命爲弟仍云勃海舊人幹贈司徒公隆之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沉有志氣初行臺于暉引爲郎中與神武深相結託後從起兵於山東累遷并州刺史入爲尚書右僕射時初給人田權貴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啓神武更均平之又領營構大將以十萬夫徹洛陽宮殿運於鄴構營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

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溢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磴並有利於時魏自孝昌之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爲煩擾隆之請非實邊要見兵馬者悉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旬日獲五萬餘人而羣小謹蹕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武定中除尚書令遷太保文襄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讓齊受禪進爵爲王尋以

本官錄尚書事領太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好小巧至
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
於射堋土上立三人像爲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
射謂隆之曰堋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終日射人
隆之無以對先是文襄委任崔暹崔季舒等及文襄崩
隆之啓文宣竝欲害之不見許文宣以隆之舊齒委以
政事隆之子媼於楊遵彥前妻帝妹也故遵彥讒毀日
至崔季舒等仍以前隙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
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文宣以其受任旣久知有冤狀
便宜申滌何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

隆之曾與元昶宴語昶曰與王交遊當死生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文帝未登庸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將受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銜之因此大怒罵曰徐家老公令壯士築百餘拳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駕死於路中贈太尉太保陽夏王竟不得諡隆之雖不學涉而欽尚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爲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以此稱之文宣末年多猜害追忿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於前慧登言乞命帝曰不得已以鞭扣鞍一時頭絕並投之漳水發隆之冢出屍其貌

不敗斬骸骨焚之棄於漳流天下寃之隆之嗣遂絕乾
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爲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產
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
果太僕卿任集同加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
託不遂竝構成其罪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
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內溫人也徙居雲中因家焉
子如初爲懷朔鎮省事與齊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孝
昌中并州淪陷子如南奔肆州爲尒朱榮所禮封平遙
子稍遷大行臺郎榮死隨榮妻子與尒朱世隆等走出

京城節閔帝立以前後功進爵陽平郡公神武入洛以爲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書左僕射開府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神武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及還神武武明后俱有齋遺率以爲常子如性旣豪爽兼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旨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爲轉尚書令及文襄輔政以賄爲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髮皆白辭曰司馬子如本從

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齋牯牛犢犢在道死唯齋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書敕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以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見之哀其顛悴以膝承其首親爲擇蝨賜酒百瓶羊五百口粳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邪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改厲甚有聲譽詔復官爵別封野王縣男齊受禪以翼贊功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子如性滑稽不事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竝加欽愛復以此稱之然

素無鯁正不能以平道處物文襄時中尉崔暹黃門郎
崔季舒俱被任用文襄崩暹等赴晉陽子如以糾劾之
釁乃啓文宣言其罪勸帝誅之後子如以馬度關爲有
司所奏文宣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
令我殺之因此免官久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
疾薨贈太師太尉諡曰文明長子消難嗣

消難字道融幼聰慧微涉經史有風神好自矯飾以求
名譽子如旣當朝貴盛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
魏收陸卬崔瞻等皆遊其門稍遷光祿卿出爲北豫州
刺史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

納頗爲百姓所附不能廉潔爲御史所劾又尚公主而情好不睦公主愬之屬文宣在并州驛召上黨王煥煥懼害斬使者東奔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煥之初走朝士疑赴成臯云若與司馬北豫連謀必爲國患此言達於文宣頗見疑消難懼密令所親人河東裴藻間行入關請降入周封滎陽郡公累遷大司寇從武帝東伐還除梁州總管大象初遷大後丞女爲靜帝后尋出爲邳州總管及隋文帝輔政消難乃與蜀公尉遲迥合勢舉兵使其子永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位司空隋郡公初隋武元帝之迎消

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及平陳消
難至特免死配爲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特被引見
尋卒於家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覆者皆以
方之其妻高齊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
薄及赴邳州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於文帝曰滎陽公
攜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及消難入陳高母子
因此獲免子譚卽高氏所生以消難勲拜儀同大將軍
坐消難除名

裴藻字文芳少機辯有不羈之志爲子如太傳主簿消
難鎮北豫又以爲中兵參軍入周封聞喜縣男除晉州

刺史子如兄纂纂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遷潁州刺史肆行姦穢將見推懼遂從侯景文襄猶以子如恩舊免其諸弟死罪徙北邊世雲以侯景敗於渦陽復有異志爲景所殺世雲弟膺之膺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歷中書黃門侍郎天平中叔父子如執鈞當軸膺之旣宰相猶子兼自有名望所與遊集盡一時名流與邢子才王景等竝爲莫逆之交及兄世雲陷於逆亂碁親皆應誅膺之及諸弟竝有人才爲朝廷所惜文襄特減死徙近鎮文宣嗣業得還齊受禪子如別封須昌縣公廼授膺之子如撫愛甚慈膺之昆

季事之如父性方古不會俗舊與楊惲同爲黃門郎至
惲爲尚書令抗禮如初惲嘗有從姊慘尚書卿尹皆跪
弔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惲威儀道引乃於樹下側避
之惲於車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
赤棒本不避卿惲甚重之然以其疎簡傲物竟天保間
淪滯不齒乾明中除衛尉少卿遷國子祭酒河清末拜
金紫光祿大夫患泄痢積年不起武平中就家拜儀同
三司班台之貴近世專以賞勲勤膺之雖爲猥雜名器
猶重初司徒趙彥深起自孤微爲子如管記膺之甚相
忽畧不爲之禮及彥深爲宰相朝士輻湊膺之自念故

被延請永不至門每與相見捧袂而已太常卿段孝言
左丞相孝先之弟也位望甚隆嘗詣其弟幼之舉座傾
敬膺之時牽疾在外齋馮几而坐不爲動容直言我患
痢久太常不得致怪黃門郎陸杳貴遊後進膺之嘗與
杳杳忽後至寒溫而已杳遂輟園宅閑素門無雜客性
不飲酒而不愛重賓遊病久不復堪讀書或以弈杳永
日名士有素懷者時相尊候無雜言唯論經史好讀太
玄經又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患痢
十七年竟不愈亡歲以痢疾終膺之弟子瑞爲御史中
丞正色舉察爲朝廷所許以疾去職就拜祠部尚書卒